

# 《素問次注集疏》對《素問》研究的貢獻

日本順天堂大學 醫學部 醫史學研究室<sup>1</sup>

郭秀梅<sup>1</sup>\*

##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on 『Somunchajujipso(素問次注集疏)』 and 『Somun(素問)』

Guo Xiu-mei<sup>1</sup>\*

<sup>1</sup>Dept. of Medical History, School of Medicine Juntendo University

While we study the book 『Somun(素問)』, we have to take Wangbing(王冰) Note as reference, which has to be understood by later generation on reading the book Sin-gyojeong(新校正) of Imeok(林億) from Song dynasty. At the final period of Edo in Japan, the famous Han medical expert, Yamada(山田) Gyoukou(業廣) sought a complete new way to compile a book named 『Somunchajujipso(素問次注集疏)』, a notes and commentaries work combined the original text of 『Somun(素問)』, Wangbing(王冰) Note and Sin-gyojeong(新校正) by taking the reference of generations medical books and notes both China and Japan.

There have been many books to give notes on 『Somun(素問)』 in many generations, but less of them giving notes to the original text, but to Wangbing Note a little bit at most. In 『Somunchajujipso』, textual research and notes are given as a special example to the forward, original text and explanation part of 『Somun』, Song dynasty edition. Especially the detail explanation to the forward part of Imeok(林億), no one has done better than Gyoukou(業廣) until now. It sufficiently shows Gyoukou's(業廣) enriched knowledge accumulated by years hard research in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and medical books, which enable it a worthy reference statement. The issued of the book 『Somunchajujipso(素問次注集疏)』 expands a new area for the research of 『Somun』 and present new research improvement of 『Somun』 in Japan.

**Key Words :** Wangbing(王冰), Imeok(林億), Yamadagyokou(山田業廣), Edo period

## I. 序論

《素問次注集疏》是一部注疏《素問》原文，及王冰注、林億新校正之書，是《素問》研究史上前無古

人，未見來者之作。堪稱研究《素問》之淵藪，學習《素問》之必備。

著者山田業廣（1808—1881），字子勤，通稱昌榮，號椿庭、九折堂等。山田業廣是日本江戶後期傑出的漢方醫學家，他一生著書80餘部<sup>1)</sup>，對《金匱要

\* 通信作者：日本順天堂大學 醫學部 醫史學研究室

E-mail : [tamaokad@leo.interq.or.jp](mailto:tamaokad@leo.interq.or.jp) Tel : 042-720-3794  
접수일(2009년 10월 12일), 수정일(2009년 11월 13일),  
게재확정일(2009년 11월 20일)

1) 真柳誠. “幕末考證學派の巨峰”E椿庭山田業廣”, 《山田業廣選集》二. 東京. 名著出版. 1984. pp.621-687.

略》、《傷寒論》、《素問》、《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等古典醫籍皆做過精深的研究。曾任江戶醫學館講師，高崎醫學校督學、教授。晚年創建溫知社，為保護傳統醫學在日本的合法地位而抗爭<sup>2)</sup>。

## II. 本論

### 1. 《素問次注集疏》成書背景

日本醫學古典研究，隨着十八世紀後期考證學風的盛行，成果豐碩，水準日進。起主導作用的是多紀元簡(1755~1810)及其子多紀元胤(1789~1827)、多紀元堅(1796~1857)父子。他們主宰江戶醫學館教育，培養了衆多醫家，並蒐集貴重古醫籍影印出版。同時代，尚有一族為推進醫書考證學研究作出了貢獻，即福山藩醫官伊澤蘭軒(1777~1829)及其子榛軒(1804~1852)、柏軒(1810~1863)、棠軒(1834~1875)父子。特別是出自蘭軒門下的所謂“五哲”中澀江抽齋(1805~1858)、森立之(1807~1885)、山田業廣(1808~1881)等優秀醫家承其後，與多紀氏共同將醫書考證研究推向歷史隆盛時期。

江戶中後期的考證派醫家們，不僅對《內經》、仲景、本草進行深入研究，而且相繼發現了《太素》、《醫心方》、《新修本草》等貴重文獻，並對古醫籍善本進行了復刻，創立了輝煌業績。從山田業廣與這一派學者的師承及交友關係考慮，理所當然應參與其中。可是，他在《素問次注集疏》中卻未更多引用《太素》及楊上善注，顧其歷史背景，或可臆測其緣由。當時，學者們多熱衷於研究新發現的文獻，而業廣則果敢地另辟蹊徑。面對倍受重視的《太素》，他選擇了王冰注；雖有令人新奇的《醫心方》，他更青睞《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縱使《新修本草》、《神農本草經》諸古本草輯佚熱潮疊起，他篤信《證類本草》E序例之真。即至今日，翻閱古代醫學典籍，業廣的研究仍如引導後學前進之路標。

《素問次注集疏》是業廣晚年之作，稿本二十四卷二十冊，明治三年(1870)2月28日起稿，翌年10月7日完成。完稿後，更將經文、次注全文校讀，於

2) 石原保秀. 《近世偉人傳》. 日東印刷株式會社. 1939. p.32.

1873年8月17日校正完畢，9月13日作序。此時期，取締漢醫的勢力猖獗，業廣的日常生活困窘，從各冊所附識語中可以窺知一二。例如在寫作開始後的第四個月妻故去，第四冊末的識語寫道：“明治三年庚午六月七日，荊妻成女，以久病而歿，酸鼻之餘，勉強卒業，同月十一日草稿畢。”<sup>3)</sup>另外，經濟拮据，債台高築，仍筆耕不輟。第十一冊末識語曰：“明治三年庚午除夜，債鬼頻來，不暇應酬，燈下匆卒草稿了。”<sup>4)</sup>如此含哀耐貧的艱辛之作，竟然於明治六年(1873)11月，往診途中將第三冊遺失，未能尋回，不得已再度著述此冊。

### 2. 《素問次注集疏》編撰方法

業廣的研究方法及《素問次注集疏》編撰方鍼，在序和例言中已作了說明，體現出與其他《素問》研究書不同之處。

業廣認為，《素問》如儒家之《尚書》，文辭古奧而簡略，古傳於今，衍誤脫倒夥多，義甚難解，非參歷代諸家注釋而不明。同時，業廣強調了王冰注的重要性，他說：“古義之所存，以王氏為最。王太僕注，最古而最精。”<sup>5)</sup>業廣一貫主張，醫經的古注，不可與經文割裂，必須尊重原文。他不僅對《素問》，而且以同樣的態度研究《傷寒論》、《難經》。《傷寒論》以成無己注為底本，《難經》以滑伯仁《難經本義》為底本。業廣之所以特別重視醫經古注，緣於他的學問素養，正如《明治醫家列傳》E山田業精先生之傳中所載：“深通經史，更尊古注，常精研《十三經注疏》。”

業廣或許受到《十三經注疏》的啟示，而萌發了編撰《素問次注集疏》之想。假如將現存《素問》經文、王冰次注、林億新校正、各家注釋，用經、傳、注、疏相比較，王冰注及新校正對於經文來說，可以定為“傳注”。因此，自此以後的諸家注及業廣的按語，不僅對經文，而且對“傳注”也進一步作了解釋和

3) 山田業廣. 《素問次注集疏》. 北京. 學苑出版社. 2004年. p.868.

4) 山田業廣. 《素問次注集疏》. 北京. 學苑出版社. 2004年. p.1409.

5) 山田業廣. 《素問次注集疏》. 北京. 學苑出版社. 2004年. p.2.

補充校正，故可稱為“疏”。

《素問次注集疏》中，業廣主要參考了明代的三家注釋，即馬蒞、吳崑、張介賓，及二劉即多紀元簡、元堅之注。首先，以闡明補充王冰注為主旨，凡王冰注難從之處，引以後代諸說。

本書的體例，從其研究方法和著述方鍼可推知，經文及王冰注、新校正，用同等大的字體書寫，只是王冰注和新校正注的內容改行并低一格，以別於經文。作為疏的諸家注及業廣的按語，用雙行小字書寫。業廣採用了十三經注疏的書式，整體視覺上來看，經（《素問》原文）和傳注（王冰注、新校正注）俱有密切的內在關係。又依照業廣的意圖，使傳注與疏一目了然。

如：「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靈蘭秘典論》）

王冰注：位當孤府，按考《靈樞·本輸篇》孤之府者，謂三焦也。王氏此注，恐屬錯謬，《靈樞》全文，具載於後。故謂都官。居下內空，故藏津液。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昏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靈樞經》曰：「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膀胱是孤府。」《本輸篇》曰：「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恐屬謬讀。則此之謂也。

### 3. 《素問次注集疏》學術貢獻

歷代諸家在注釋《素問》時，大多僅限於經文的解釋，最多也不過是涉及到王冰注而已。可是，《素問次注集疏》以特殊的體例，把宋版中的序、經文、注的全文作為注釋對象。但是，各卷末所載的音釋內容未收錄，作者雖未說明理由，從音釋的來歷，及《經籍訪古志》卷第七《素問》項，已闡明了該理由。即明刊影宋本各卷後附音釋，極可能是出於南宋，因此不當放在“傳注”的位置，應歸於後代諸家注類。

對於宋臣序的詳細注解，至今未有出於業廣之右者，故更有特殊價值。對序文中各出典的考證，充分體現了業廣長年深入鑽研經、史、醫書，而蓄積起來的淵博學識。

如：「臨觀八極，考建五常。」（重廣補注黃帝內經

素問序）

業廣注：《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注：「明堂，布政宮也。八極，八方目極之所也。考謂考校，建謂建立也。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按：《淮南子·地形訓》「九州八極。」高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金匱要略》「人稟五常。」《禮·B樂記》「道五常之行。」注：「五常，五行也。」

業廣對經文注釋之前，首先進行版本校勘，雖然缺乏徹底性，但對於正確注釋經文，起到一定輔助作用。接着援引日中諸家注，解釋經文。被引用的注釋有張志聰、高世忒、張琦等中國醫家，及伊澤柏軒、森立之、海保漁村等日本考證學派諸家。

如：「謹熟陰陽，無與衆謀。」（《陰陽別論》）

張氏曰：「陰陽之理，不可不熟，故曰謹。」

馬氏曰：「謹熟此分別陰陽之法，無與衆人謀之，而為其所惑也。」

按：《標本病傳論》「知逆與從，正行無問。」與此同義也。

王冰注：謹量氣候，精熟陰陽，病忌之準可知，生死之疑自決，正行無惑，何用衆謀議也。考王注本節與前節之陰陽，謂氣候之陰陽，而非人身之陰陽，注意宜熟玩。

另外，對王冰注和林億新校正的注釋，也是先以諸版本進行對校。并指出了古鈔本中僅存的新校正注等問題，對於利用兩注頗有裨益。兩注中引用他書之處較多，在這些內容的末尾明記引用篇名，因此，便於對照，使引用文和注文明顯地區別開。又對王冰注等錯引書名之處加以訂正，明確指出訓詁據典，有助於理解王冰注和新校正的背景。

如：「淫瀦脛酸……在外上五寸」（《骨空論》）

王冰注：淫瀦，謂似酸痛而無力也。「三寸」古抄本、元槧本「三」作「五」。一云「四寸」。《太素》同。

如：「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風論》）

《太素》「致」作「故」。《千金》「然」作「焉」。

業廣按：「然」與「焉」通，「致」作「故」為是。「故」與「固」同。言至其變化，所以乃為他病

而無常方焉者，以固風氣使然故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致」字作「故攻」。元槩本無「攻」字。

《素問次注集疏》中山田業廣的按語頗簡，意不在宣揚自家之說，而在於繼承先人正確注釋。對有異議、不完善之處，加入自己的見解，並有少量其子山田業精的注釋。

### III. 結論

《素問次注集疏》是日本考證學派醫經研究的成果之一，亦為《素問》研究領域開拓了論證王冰注、林億新校正之途徑。提出了古注相當於準經典，不可對其斷章取義的觀點，並仿照儒家治經區分經、傳、注、疏的體例編撰此書。這種體例在日本漢方醫學界乃至中國歷代學者中實屬罕見，充分顯現山田氏對於《素問》研究的挑戰勇氣和自信。本書可以加深理解王冰注、林億新校正的含義及來龍去脈，是研究王冰注本《素問》的重要參考書。

### 參考文獻

1. 真柳誠. “幕末考證學派の巨峰”E椿庭山田業廣”, 《山田業廣選集》二. 東京. 名著出版. 1984. pp.621-687.
2. 石原保秀. 《近世偉人傳》. 日東印刷株式會社. 1939. p.32.
3. 山田業廣. 《素問次注集疏》. 北京. 學苑出版社. 2004年. p.2, 868, 1409.